

朱自清

給學生

提綱挈領的指導

暢達自由的閱讀

略讀指道可舉隅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灣商務印書館

朱自清  
略讀指道可舉隅



NLIC 2970721871

略讀指導舉隅／朱自清著. --臺二版. -- 臺  
北市：臺灣商務， 2009. 10  
面；公分. -- (新岫廬)

ISBN 978-957-05-2405-5(平裝)

1. 閱讀指導

019.1

98013768

# 薪傳文化，輔助教育

## ——新岫廬序

歷經歲月考驗與錘鍊的好書，歷久彌新，益智又益心。知識性的新書，雖然市場有限，仍然值得為社會奉獻。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六十年，曾經出版了許多知識性、有益人心的好書，至今仍然流傳不已。當年社會物質條件不如今天，排版美編也不能與今天的水準相比。有鑑於社會需要好書，文化傳承必須奮勇向前，我們決定以新版本、新形式、新增修的方式，來重印許多好書，並增加知識性的新書。

先父王雲五先生曾經先後主持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臺灣商務印書館五十多年，出版好書不計其數，甚獲社會好評。公元一九七七年，當他年屆九秩之際，政大政治研究所受他指導過的學生，發起出版學術性、知識性的好書，邀請學者撰稿，編為「岫廬文庫」，嘉惠青年學子，提供社會各界參考。

今年正逢王雲五先生一百二十歲誕辰，舊游學子再度倡議重印好書、嚴選新書，使臺灣商務印書館繼承張元濟先生、王雲五先生等先賢倡導「薪傳文化、輔助教育」的遺志，繼續擔任「知識的領航員」，為讀者與社會作出貢獻。因此，我們決定精選好書與新書，列入「新岫廬」，由本人擔任叢書主編，繼承先父遺志，為文化傳承盡一份我們的心力。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學哲謹序

二〇〇八年三月廿五日

## 編者的話

《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是朱自清先生（一八九八—一九四八）和葉聖陶先生（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合作的中學國文教學指引，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四〇年代在重慶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灣也多次印行。

《精讀指導舉隅》選擇歐陽脩的《瀧岡阡表》、柳宗元的《封建論》、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胡適的《談新詩》、以及蔣中正的《第二期抗戰開端告全國國民書》五篇文章，作為分析解讀的範例。《略讀指導舉隅》則選用《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蔡子民先生言行錄》、《胡適文選》、《愛的教育》為討論的範本。

朱自清先生在「前言」中，提出指導大概，說明國文老師應該如何指導學生事先預習，學生們除了要翻查字典詞典，明確了解字義外，還要勤作筆記，思考作者的意念。在上課時，要吟誦或朗讀課文，參加討論，老師則給予問答、提示等引導。然後，作者在五篇範文中，逐一分析解讀，讓學生充分了解課文大意、寫作技巧、真正涵義等問題。

他在《略讀指導舉隅》的前言中，則希望學生運用從精讀方面得到的種種經驗，自己去讀長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單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這便是略讀。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讀是準備，略讀才是運用。

他認為，略讀不再需要老師的詳細指導，並不等於說不需要教師的指導。精讀指導必須織屑不遺，發揮淨盡；略讀指導卻提綱挈領，期其自得。

據考證，朱自清可能是於一九四〇年前後、與葉聖陶合作編寫《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這兩本教學指引。

對日抗戰期間，朱自清和葉聖陶都隨著學校撤退到大後方，朱自清在西南聯合大學當中文系主任、葉聖陶擔任四川省教育廳教科館專門委員，兩人都是四川教育廳「文史教學」雜誌的編輯委員。一九四〇年春天，朱自清辭去系主任後，休假前往成都，與老友葉聖陶合作編寫《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國文教學》三本書。至於合作到甚麼程度，以朱自清擅長寫散文、葉聖陶常寫小說與童話來看，可能是由朱自清執筆撰寫、葉聖陶提供討論與意見吧？這段故事兩人均未明說。

朱自清患有多年的十二指腸潰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大附屬醫院病逝，享年五十一歲。當時葉聖陶曾撰文〈朱佩弦先生〉，懷念相識多年的朱自清（字佩弦）。

一九二一年九月，朱自清和葉聖陶都應上海中國公學之邀，前往教授國文，從此成為好友。葉聖陶（本名紹鈞）於一九一五年到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尚公小學擔任國文教員，一九二一年參與組織文學研究會，在商務的「小說月報」（茅盾主編）發表小說，並在商務「兒童世界」（鄭振鐸主編）發表童話故事。

朱自清於一九二〇年自北大哲學系畢業，當時胡適擔任北大哲學系主任，提倡白話文運動，朱自清頗受胡適的影響，喜歡以白話文寫作，是文學研究會的早期會員。

一九二一年王雲五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擴大出版方向。因此，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二一年出版了朱自清、俞平伯等八位詩人合寫的詩集《雪朝》、葉紹鈞（聖陶）的《稻草

人》、冰心的《繁星》、趙元任翻譯的《阿麗絲漫遊奇境記》等文學作品。

一九二三年葉聖陶進入商務的編譯所擔任編輯，與顧頡剛等人一起編國文教本。一九二七年鄭振鐸去歐洲遊學，葉聖陶遂代理主編「小說月報」兩年，刊登了茅盾、巴金、丁玲、戴望舒等人的作品。一九三〇年離開商務印書館，前往開明書店編輯「中學生」雜誌。

朱自清則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在「小說月報」發表他的成名長詩〈毀滅〉，然後致力散文創作。在幾所中學教書後，一九二二年在中國公學教國文，因為學潮而離開，前往杭州第一師範教書，並推薦葉聖陶任教，兩人遂成為莫逆之交。葉聖陶的《稻草人》就是在宿舍裡撰寫完成的。

一九二五年在俞平伯的推薦下，朱自清成為清華大學的中文系教授。抗戰爆發後，清大、北大、南開三校於一九三七年在長沙設立長沙臨時大學，朱自清擔任中文系主任。次年，學校遷往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葉聖陶則在成都的四川教育廳任職，因此，兩人才有機會合作編寫《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均由遷往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於一九四九年在臺修訂出版《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代並列入「人人文庫」，風行一時。

近年來，臺灣商務印書館積極重編重印絕版好書，朱自清的兩本國文教學指引，仍然適合目前的國文教學使用。因此，我們將這兩本書列入「新岫廬文庫」，重新編印出版，以廣流傳。出版前夕，特予說明推介。

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 方鵬程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 例言

一 本書與《精讀指導舉隅》一樣，專供各中學國文教師參考用。

二 本書專重略讀指導，書中舉了六部書作例子。計經籍一種，名著節本一種，詩歌選本一種，專集兩種，小說一種。其中《孟子》、《史記菁華錄》、《唐詩三百首》、《胡適文選》適於高中學生閱讀，《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愛的教育》適於初中學生閱讀。

三 本書的「前言」是向各位中學教師說的。我們以為對於學生「略讀」要做到「指導」二字，至少有這麼些工作。否則便是讓學生隨便看書，不是「指導」他們閱讀。

四 本書各篇「指導大概」是用教師的口氣向學生說的。我們按照「前言」所提出的，對於每一部書，作了指導的實例。這六篇「大概」都是完整的成篇的文字，只因寫下來不得不如此；並不是說每指導一部書，就得向學生作一番這樣長長的演講，講過了就完事。「指導」得在討論裡；每篇「大概」中的每



一節，都該是討論的結果，這結果該是學生自己研求之後，在討論時間，又經教師的糾正或補充，才得到的。我們希望各位教師能將這樣的態度和方法，應用在別的書籍的略讀指導裡。

五 本書各篇，我們雖都謹慎的用心的寫出，但恐怕還有見不到的錯誤。盼望各位教師多多指教，非常感謝！

## 前言

### ◆ 提綱挈領

國文教學的目標，在養成閱讀書籍的習慣，培植欣賞文學的能力，訓練寫作文字的技能。這些事兒不能憑空著手，都得有所憑藉。憑藉什麼？就是課本或選文。有了課本或選文，然後養成培植訓練的工作得以著手。課本所收的，選文之中入選的，都是單篇短什，沒有長篇巨著。這並不是說學生讀了一些單篇短什就足夠了。只因單篇短什分量不多，要做細磨細琢的研讀工夫，正宜從此入手；一篇讀畢，又來一篇，涉及的方面既不嫌偏頗，閱讀的興趣也不致單調；所以取作「精讀」的教材。學生從精讀方面得到種種經驗，應用這些經驗，自己去讀長篇巨著以及其他的單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這便是「略讀」。就教學而言，精讀是主體，略讀只是補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讀是準備，略讀才是應用。學生在校的時候，為了需要與興趣，須在課本或選文以

外閱讀旁的書籍文字；他日出校之後，為了需要與興趣，一輩子須閱讀各種書籍文字；這種閱讀都是所謂應用。使學生在這方面打定根基，養成習慣，全在國文課的略讀。如果只注意於精讀，而忽略了略讀，工夫便只做得一半兒。其可能想像的弊害：當學生遇到書籍文字的時候，也許會因沒有教師在旁做精讀那樣的詳細指導，而致無所措手。現在一般學校，忽略了略讀的似乎不少，這是必須改正的。

略讀不再需要教師的詳細指導，並不等於說不需要教師的指導。各種學科的教學都一樣，無非教師幫著學生學習的一串過程。略讀是國文課程標準裡面規定的正項工作，哪有不需教師指導之理？不過略讀指導與精讀指導自有不同。精讀指導必須纖屑不遺，發揮淨盡；略讀指導卻提綱挈領，期其自得。何以須提綱挈領？惟恐學生對於當前的書籍文字，摸不到門徑，辨不清路向，馬虎虎讀下去，結果所得很少。何以不必纖屑不遺？因為這一套工夫在精讀方面已經訓練過了，依理論說，該能應用於任何時候的閱讀；現在讓學生在略讀時候應用，正是練習的好機會。學生從精讀而略讀，譬如孩子學走路，起初由大人扶著肩、牽著手，漸漸的成人把手放了，只在旁邊遮攔著、替他規定路

向，防他偶或跌倒。大人在旁邊遮攔著，正與扶著肩、牽著手走一樣的需要當心；其目的惟在孩子步履純熟，能夠自由走路。精讀時候，教師給學生纖屑不遺的指導，略讀時候，更給學生提綱挈領的指導，其目的惟在學生習慣養成，能夠自由閱讀。

### ◆ 略讀指導

僅僅對學生說，你們隨便去找一些書籍文字來讀，讀得愈多愈好；這當然算不得略讀指導。就是斟酌周詳，開列個適當的書目篇目，教學生按照著自己去閱讀，也還算不得略讀指導。因為開列目錄只是閱讀以前的事兒；在閱讀一件事的本身，教師沒有給一點幫助，就等於沒有指導。略讀如果只任學生自己去著手，而不給他們一點指導，很易使學生在觀念上發生誤會，以為略讀只是「粗略的」閱讀，甚而至於「忽略的」閱讀；而在實際上，他們也會以「粗略的」甚而至於「忽略的」閱讀，就此了事。這是非常要不得的，積久養成不良的習慣，便終身不能從閱讀方面得到多大的實益。略讀的「略」字，一半係就教師的指導而言：還是要指導，但只須提綱挈領，不必纖屑不遺，所以叫做「略」。

一半係就學生的工夫而言：還是要像精讀那樣仔細咬嚼，但精讀時候出於努力鑽研，從困勉達到解悟，略讀時候卻已熟能生巧，不須多用心力，自會隨機肆應，所以叫「略」。無論教師與學生，都須認清楚這個意思；在實踐方面又須各如其分，做得到家；略讀一事才會收到它預期的效果。

略讀既須由教師指導，自宜如精讀一樣，全班學生用同一的教材。假如一班學生同時略讀幾種書籍，教師就不便在課內指導；指導了略讀某種書籍的一部分學生，必致拋荒了略讀別種書籍的另一部分學生；各部分輪流指導固也可以，但每週略讀指導的時間，至多也只能有二小時，各部分輪流下來，必致每部分都非常簡略。況且同學間的共同討論，是很有幫助於閱讀能力的長進的；也必須閱讀同一的書籍，才便於彼此共同討論。在一學期中間，為求精詳周到起見，略讀書籍的數量不宜太多，大約有二三種也就可以了。好在略讀與精讀一樣，選定一些教材來讀，無非「舉一隅」的性質，都希望學生從此習得方法，養成習慣，再自己去「以三隅反」；故而數量雖少，並不妨事。學生如果在略讀教材之外，更就興趣選讀旁的書籍，那自然是值得獎勵的；並且希望能夠普遍的這麼做。或許有人要說，略讀同一的教材，似乎不能顧到全班學生的能力與

興趣。其實這不成問題。精讀可以用同一的教材，為什麼略讀就不能？班級制度的一切辦法，總之以中材為標準；凡是忠於職務，深知學生的教師，必能選取適合於中材的教材，供學生略讀；這就沒有能力夠不夠的問題。同時，所取教材必能不但適應學生的一般興趣，並且切合教育的中心意義；這就沒有興趣不合的問題。所以，略讀同一的教材是無弊的，只要教師能夠忠於職務，能夠深知學生。

課內略讀指導，包括閱讀以前，對於選定教材的閱讀方法的提示，及閱讀以後，對於閱讀結果的報告與討論。作報告與討論的雖是學生，但審核他們的報告，主持他們的討論，仍是教師的事兒；其間自不免有需要訂正與補充的地方，所以還是指導。略讀教材若是整部的書，每一堂略讀課內令學生報告並討論閱讀那書一部分的實際經驗；待全書讀畢，然後令作關於全書的總報告與總討論。至於實際閱讀，當然在課外。學生課外時間有限，能夠用來自修的，每天至多不過四小時。在這四小時內，除了溫理旁的功課，作旁的功課的練習與筆記外，分配到國文課的自修方面的，至多也不過一小時。一小時夠少了，但精讀方面也得自修、預習、復習、誦讀、練習，都是非做不可的；故而每天

的略讀時間，至多只能有半小時。每天半小時，一週便是三小時（除去星期放假）。每學期上課時間以二十週計，略讀時間僅有六十小時。在這六十小時內，如前面所說的，要閱讀二三種書籍，篇幅太多的自不相宜；如果選定的書正是篇幅太多的，那只得刪去若干，而選讀它的一部分。不然，分量太多，時間不夠，學生閱讀勢必粗略，甚至於忽略；或者有始無終，沒有讀到完篇就此丟開了；這都足以養成不良習慣，為終身之累。所以漫無計算是要不得的；與其貪多務廣，致發生流弊，不如預作精密估計，務使在短少時間之內，把指定的教材讀完，而且把應做的工作都做到家，絕不草率從事，藉此養成閱讀的優良習慣，來得有益得多。學生有個很長的暑假，又有個相當長的寒假；在這兩個假期內，可以自由閱讀很多的書。如果略讀時候養成了優良習慣，到暑假寒假期間，各就自己的需要與興趣，去多多閱讀，那一定比不經略讀的訓練，多得吸收的實效。歸結說起來，就是：略讀的分量不宜過多，必須顧到學生所能應用的時間；多多閱讀固宜獎勵，但得為時間所許可，故以利用暑假寒假最為合適。

書籍的性質不一，因而略讀指導的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論。現在就一般說，

在閱讀以前，應該指導的有以下各項。

## 一 版本指導

一種書往往有許多版本。從前是木刻，現在是排印；在初刻初排的時候，或許就有了錯誤，隨後幾經重刻重排，又不免輾轉發生錯誤，也有逐漸的增補或訂正。讀者讀一本書，總希望得到最合於原稿的，或最為作者自己所愜意的本子；因為惟有讀這樣的本子，才可以完全窺見作者的思想感情，沒有一點含糊。學生所見不廣，在剛與一種書接觸的時候，當然不會知道哪種本子較好；這須待教師給他們指導。現在求書不易，有書可讀便是幸事，更談不到取得較好的本子，但正惟如此，這種指導更不可少；哪種本子校勘最精審，哪種本子是作者的最後修訂稿，都得給他們說明，使他們遇到那些本子的時候，可以取來覆按、對比。還有，有些書經各家的批評或注釋，每一家的批評或注釋自成一種本子，這中間也就有了優劣得失的分別。其需要指導，理由與前說相同。總之，這方面的指導，宜運用校勘家、目錄家的知識，而以國文教學的觀點來範圍它。學生受了這樣的薰陶，將來讀書不但知道求好書，並且能夠抉擇好本



子，那是受用無窮的。

## 二 序目指導

讀書先看序文，是一種好習慣。學生拿到一部書，往往立刻看本文，或者挑中間有趣味的部分來看，對於序文，認為與本文沒有關係似的；這是因為不知道序文很關重要的緣故。序文的性質，常常是全書的提要或批評，先看一遍，至少對於全書有個概括的印象或衡量的標準；然後閱讀全書，便不至於茫無頭緒。通常讀書，其提要或批評不在本書而在旁的地方的，尚且要找來先看，對於具有提要或批評的性質的本書序文怎能忽略過去？所以在略讀的時候，必須教學生先看序文，養成他們的習慣。序文的重要程度，各書並不一致。屬於作者的序文，若是說明本書的作意、取材、組織等項的，那無異於「編輯大意」、「編輯例言」，藉此可以知道本書的規模，自屬非常重要。有些作者在本文之前作一篇較長的序文，其內容並不是本文的提要，卻是閱讀本文的準備知識，猶如津梁或門徑，必須通過了這一關才可以涉及本文；那就是「導言」的性質，重要程度也高。屬於編訂者或作者師友所作的序文，若是說明編